

專訪 外交部原副部長、中國首任 G20 協調員

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即將於下月初正式登場。這將是中國首次領銜全球經濟治理頂層設計。外交部原副部長、中國首任 G20 協調員何亞非日前在北京接受本報專訪時預料，屆時中國將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嵌入峰會經濟議程，推動 G20 真正建立起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協調機制，帶領 G20 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高標準國別方案。他說，中國將在 G20 中發揮不可或缺的核心領導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何亞非認為，中國將在 G20 中發揮不可或缺的核心領導作用。 記者葛沖 攝

何亞非

何亞非簡介

何亞非，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原副主任、中國首任 G20 協調員。浙江寧波人。研究生學歷。曾在聯合國總部秘書處、外交部非洲司、駐津巴布韋大使館、外交部國際司、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外交部軍控司、駐美國大使館、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等處任職。著有《選擇：中國與全球治理》、《風雲論道》等書。

中國將引領 G20 全球治理獻良方

G20 杭州峰會三大任務

1. 促進世界經濟的復甦和增長，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
2. 推動 G20 從應對危機的機制向長期經濟治理的機制轉型，在未來發揮類似「經濟指導委員會」的功能和作用。
3. 繼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

再過十來天，備受矚目的 G20 杭州峰會將正式拉開大幕。面對持續低迷的世界經濟，作為東道國的中國，將為全球經濟治理開出怎樣的「藥方」呢？何亞非曾任外交部副部長，2008 年至 2010 年間擔任了中國首任 G20 協調員，親歷了 G20 從一個部級磋商機制走向一個「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全過程。對於此次峰會，他認為，發展議程將是峰會的一大重點，會成為中國方案的一大重要抓手。

帶領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

去年，聯合國在「千年發展目標」基礎上，提出了 2015 年到 2030 年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何亞非表示，聯合國希望 G20 在這方面發揮帶頭作用，就發展問題制定高標準的國別方案。中國在實行「千年發展目標」（MDGs）方面發揮了引領作用，現在作為能夠處理好社會分配問題、有效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一員，需要帶領 G20 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高標準的國別方案。

共同發展成國際合作新思路

過去，西方國家為經濟增長開出的「藥方」，都是美國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所謂「三化」，即徹底市場化，資本徹底自由化，徹底私有化。但是，現在這一套已經被證明行不通，甚至被證明害了不少發展中國家。何亞非指出，現在中國已經提出了「一帶一路」新方略，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這是一種發展和國際合作新思路，其實質就是世界經濟要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要走共同發展的道路。他強調，沒有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世界經濟就不可能持續發展。

此次 G20 杭州峰會的主題是「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何亞非認為，中國應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嵌入此次 G20 峰會的經濟議程。具體而言，中國能不能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制定一些具體的目標和措施，並讓創新發展推動經濟增長。他說，發達國家需要更新基礎設施，發展中國家需要建設基礎設施，這一類長期投資有利於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目前中國已經身體力行在做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就是為此目標服務的。

推動建立宏觀政策協調機制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和影響很深，但全球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的協調卻相對缺乏，甚至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經常互相踩腳。為此，何亞非提出，中國能否在杭州峰會上推動在 G20 範圍內真正建立起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的協調機制。他說，主要經濟體在制定本國的經濟、金融政策時，應考慮到其溢出效應。

在何亞非看來，要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首先要解決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的協調問題，不能只依靠每年開一兩天領導人峰會來協調，而要真正建立起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及其副手間的協調機制，並給予這一機制真正的協調和監督權，讓他們切實發揮作用，來落實領導人在峰會上作出的決定，而其中的首要問題就是大國之間要尋求共識，特別是中美之間要有共識。

何亞非相信，大國間擁有共同利益，將推動杭州峰會取得系列豐碩成果，而中國也將在 G20 中發揮不可或缺的核心領導作用。



■一群小志願者在杭州小河直街合影留念。 中新社

治理改革

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應更大

目前，全球治理體系早已不適應形勢發展，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亦是 G20 杭州峰會的一大重要看點。何亞非指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要體現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的改變，即要給予發展中國家相應的更大的話語權。他強調，中國是主張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但並不是體系的顛覆者，不希望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要改革現行體系不適應形勢發展的問題。

中國發展模式受高度關注

「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是一個長期性的任務，因為它跟世界秩序的調整是

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會遇到很大的阻力，畢竟改革需要一些主要國家讓渡一些自己的權利，給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但何亞非強調，改革是必須要做的，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家要對新的國際經濟的合作模式和發展道路尋求一些共識。

全球治理改革是個難題，但中國一直在身體力行予以推動。何亞非坦言，全球治理體系需要調整的地方很多，首先是全球治理理想，西方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十條」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中遭到毀滅性打擊，信譽掃地。各國在尋找新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模

式。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成功經驗和發展模式，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新道路、新模式，受到各方高度關注。

其次，在金融體系的改革方面，何亞非建議，要進一步深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擴大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範圍，使其成為真正國際上流通的儲備貨幣；要解決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問題；要建立大宗商品定價機制和定價貨幣的多元化，穩定大宗商品價格。

各種區域合作協議宜整合

再次，何亞非提出，要考慮如何解

決全球治理「無序」和「碎片化」問題，把已有自貿區協定、各種各樣的區域合作協議適當整合。

何亞非說，現在世界上有 450 多個自貿區的協定，美國現在又在推動 TPP、TTIP，企圖在制定國際經濟新規則方面排擠中國，東盟、中國和其它國家在推 RCEP，雖然外界希望 WTO 多邊談判的議程能夠取得進展，但現在看起來比較困難，而全球化時代還是要有一些全球都能接受的規則。

何亞非強調，在制定新的經濟規則方面，要考慮各方的利益，要考慮如何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利於有效地進行全球治理。

從事外交 心裡要裝着民族利益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會當上副部長，我也沒有什麼成功秘訣。」今年 61 歲的何亞非，年初剛從國務院僑辦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現在正忙着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講好中國故事」。說到這些年的工作感受，他由衷表示，首先是心裡要裝着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和 13 億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說，最感欣慰的是，現在還能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為國家服務。

見證世界政經風雲變幻

1979 年，何亞非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聯合國譯員培訓班）畢業，正式開啓外交生涯。在之後幾十年間，他在艱苦的黑非洲（註：特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留下了難忘的工作足跡；海灣戰爭之後，他親身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滿佈地雷和貧鈾彈、四處油井燃燒的惡劣環境中，經歷過戰火和生死的洗禮；他有國際多邊工作的經驗，也有主管美洲、大洋洲事務，同時還有軍控和防擴散、經濟金融等領域的工作經歷。

一步步走來，何亞非見證了世界政治經濟的風雲變幻，親歷了國際外交



■2007 年 8 月 23 日，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何亞非與當時的哥斯達黎加外長斯塔尼奧共同為中國駐哥斯達黎加大使館揭牌。 資料圖片

格局的此消彼長，砥礪了折衝樽俎的外交經驗。回首往事，何亞非說，正是對中華民族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外交工作。

數十年持之以恆艱苦工作

「外交工作不能是傳聲筒，僅靠外語是遠遠不夠的。你必須懂政治、經濟、軍事、歷史等等，必須經歷豐富，還要了解你的對手以及他的國家，因為你的對手也是在為他的國家利益工作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你讀懂了他才能戰勝他。」

外交工作不僅清貧，而且需要長達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艱苦工作，有時甚至要幾天幾夜不能睡覺，吃飯更是保證不了。但這些，在何亞非看來，並算不上挑戰，他認為，最大的挑戰是西方國家不願看到我們的強大，千方百計地遏制我們的發展。

「在這樣情況下，你要用最大的努力和智慧來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何亞非說。

G20 須具執行協調監督動員能力

從 2003 年法國提議 G8+5，到 2009 年匹茨堡峰會決定 G20 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從部級磋商論壇到如今的峰會機制，G20 一直備受矚目。何亞非指出，目前 G20 面臨反全球化思潮和力量上升、全球治理未能跟上世界力量轉變的現實以及地緣政治競爭更為激烈等三重挑戰。他呼籲，未來應推動 G20 從一個純粹的論壇，向一個有執行能力、有協調能力、有監督動員能力的機制轉化。

正面臨三重挑戰

對於目前 G20 所面臨的國際背景與挑戰，何亞非表示，一是現在反全球化的思潮和力量在上升。他以美國大選、英國退歐等為例指出，隨著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負面效應積累，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反全球化思潮和力量上升，推動民粹主義氾濫，政黨力量、政治生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全球化的進程，甚至會影響世界格局的演變和世界秩序的形成。

其次，全球治理從 2008 年開始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過渡和轉變，但進展緩慢，而且有反覆，有時還會倒退，未能跟上世界力量轉變的現實。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力量上開始變得越來越接近，但上層建築的架

構卻並沒有更多的轉變。他說，發達國家近年開始變得不大願意讓渡全球治理權力。

第三、地緣政治的變化。何亞非認為，現在大國關係比過去緊張，地緣政治的競爭比過去更為激烈，其中主要是美國作為一個守成霸權大國跟其他大國的關係，美國感覺到其他大國地位的上升對它的全球霸權和主導地位形成衝擊，而對一些發展中大國或崛起大國採取行動。

五方面推動轉型

談及未來 G20 的發展，何亞非認為，G20 在執行能力、協調能力、領導能力方面存在缺陷，而要克服這些困難，需要大國特別是中美的合作和共識。他呼籲，未來應推動其從一個純粹的論壇，向一個有執行能力、有協調能力、有監督動員能力的機制轉化。

何亞非建議，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推動 G20 轉型：第一，設立常設秘書處；第二，要縮小議題的範圍；第三，提高工作組、研究小組效率和相互協調問題；第四，加強領導核心，應有一個常設的核心領導機制，並要專門成立一個危機應對小組；第五，要在法理上理順 G20 與聯合國系統的關係，讓 G20 成為全球經濟「指導委員會」。